

慎独与索隐：中国武术生命格调的书写

金玉柱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体育部, 陕西 西安 710071)

【摘要】：武术伦理研究囿于既有的研究范式与窠臼,道德理论理解与关注较多,内在心理动机与行为理智的逻辑阐释较少,使得相关研究是抽象理论命题而非切身生命智慧。以生命哲学理论中的行动、实践与存在关系为逻辑出发点,依据刘宗周“慎独之外,别无工夫”之说,从“慎独”的视角,试图解读并开显武术道德修身工夫的独特内涵。研究指出,中国武术“慎独”为一种“见性知命”、“体用兼备”、“检身之谨”、“律己之严”、“是非之几”的修身工夫。这种修身工夫充分地彰显出了武术人以“合内外之道”为其生命之要旨,以“大写的人之生成”为其生命之皈依,他们在自省与体认之中不断地探索着生命之隐秘与生命之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到中国武术“慎独”的道德修身工夫,既是对中国武术文化面貌的真实还原,又可以为武术伦理思想的经典阐释提供新的理论样式。

【关键词】：中国武术;慎独;自省;体认;修身;生命哲学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19)02-0031-07

前言

愈研究武术伦理思想就愈会使人发现,以“道德”释“道德”、以“伦理”释“伦理”的思维惯习长期以来成为了武术研究者们的主要逻辑范式。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逝去的武林》一书中,李仲轩先生在口述中谈到:“练拳要慎独,要像看戏一样看自己的缓急、得失、偏正、冷暖,但不要马上纠正……。”^[1]这里讲的是练拳,实际上隐藏在这背后的“以拳观人”、“以拳读人”更应该是其应有和本有之义。可以肯定的是,李仲轩先生所提到的“慎独”绝非凭空捏造、空穴来风,它乃是中国武术“以德视人”这一儒家传统的忠实记录。那么,值得探究的是“慎独”作为一种道德修身工夫在中国武术的身体功夫之中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的内在隐秘是什么?这种“慎独”的修身工夫又是如何开显出实践智慧的?这些问题则亟须我们理清与阐明。

不难理解,在中国武术中“功夫”相对于“工夫”而言,是一种以“技击”与“演练”论道的武术身体功夫,而“工夫”按照“本体即工夫”之说,则为武术的道德修身工夫。换言之,“工夫乃是对本体的实践,是以实现主体自我转化为根本目标,它与重视理论而不重视工夫的西方哲学不同,在中国讲本体必函着工夫,讲工夫就印证本体。”^[2]因此上,对作为“未曾习武先习德”的中国武术而言,在它的身体功夫之中更是深深地蕴含着这一工夫的德性范畴。所以,以“慎独”这一独特的修身工夫为切入点,去了解武术人的心性、性体这些终极的工夫思想,不仅可以别开生面地再现武术道德修身工夫的新内涵,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武术人的生命格调具

收稿日期:2018-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武术“即象即身”的哲学认识论研究(项目编号:18CTY002)。

作者简介:金玉柱(1984-),男,回族,山东菏泽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终南山武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身体哲学。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期许武术“功夫”与“工夫”之间能够得以相映成趣、携手共进,使得武术古老而又常新的文化精神在人类新世纪再度得以开显。

1 “慎独”的训诂学考释

“慎独”一词,广泛地出现在我国古典文献之中,是我国古代哲人所提倡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自我修身方法。从其概念史来看,不仅有“谨慎独处、道德自律”释“慎独”之意;亦有“训谨训诫、正心诚意”释“慎独”之意;还有着“心里珍重、表里如一”释“慎独”之意;更是有着“检身律己,内生外成”释“慎独”之意,诸家不一,未辨孰是。不过,对于“慎独”概念的梳理,仍然可以提醒我们,需要“避免仅仅从概念到概念地封闭式处理词语变迁史,而是更多地把不同概念置于网络状的情境之中。”^[3]特别是要关注那些流动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目标与处事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慎独”的解读往往是“疏不破注”的,这种“疏不破注”的最终结果是将“重内遗外”、“骛内轻外”、“大谈心性”视为神明,也使得“慎独”一直被视为单纯的道德内省。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慎独”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内省”的修身工夫,而是一种极为强调以“内生外成”为其思想主旨;以“充内形外”为其德性之美;以“内圣外王”为其人生成就,最终追寻的是以“始于几微,究于广大”的“合内外之道”为其安身立命之本。

从训诂学的解释实践上来看,我们还必须把“慎独”放在具体的历史演变之中来认识其意义。依据原始史料与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慎独”为一种道德修身工夫,这种道德修身工夫以“‘仁义’的‘心之所好’”^[4]为其内在之德;以舍“无官”的“各自悦好”而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即独从其心之所命,独其心之所好。进而,“心”与“身”在这里被打并归一了,它所体现的是一种“身不徒身,而心以灵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的中国式道德大智慧。

2 武术“慎独”的伦理学诠释

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中国武术,“技击”的问题一直以来萦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今天看来,可以肯定的是武术的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技击”价值。这是因为,“武术的根本旨意在于对习武者技术以及身与心的全面塑造,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它不会停留在‘技击’这样的一般意义上,它必然带着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价值观。”^[5]在笔者看来,这一超越“技击”价值的主要魅力则主要源于武术人是如何看待“技击”?以及如何应用“技击”的?这其中“慎独”之“身心互证”的实践智慧则具有着十足的工夫论意义。

进而言之,与价值观密切相联系的“慎独”不仅涉及着“应当做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关联着“应当如何做”的问题,它可以很好地将两者统一起来。无疑,过程之中,既有“本体论”问题,亦有“方法论”问题。从本体论来看,可以说“慎独”所强调的“慎之又慎”、“惟精惟一”的明达之境近乎是一种“见性知命”、“即体即用”的工夫境界;从“方法论”来看,“慎独”所强调的“缜密求证”、“自反自成”的躬身之途更可视作为一种“检身之谨”、“律己之严”、“是非之几”的具体手段与方法。下面就让我们以“技击”的德性之知为视角,以“身不徒身,而心以灵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的“慎独”智慧为切入点,以此来深入揭橥与窥探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内在隐秘。

2.1 武术“慎独”——“见性知命”

我们知道,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极其强调伦理色彩的技击项目,它并不强调制人,而是强调制己,并不强调“以武服人”,而是强调“以德服人”。除此以外,它不仅强调“外王”,而且还强调“内圣”,它不仅强调“向善”,而且还强调“全人”等,这些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共识。然而,这些伦理规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身上来,它所体现的是主体能动性的问题。如何规范与引导这一主体能动性,在这里“慎独”的修身工夫则被进一步得以推崇。可以说,它不仅起到了“涵养武术人道德品质的教化功能,而且具有维护社群秩序,弘扬武术精神的社会价值和意义。”^[6]

深思之,“慎独”是“惟精惟一”的工夫,这里的“惟精惟一”是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深层认识与把握,在这一思想系统之中,它无疑展示出了一个本源而本真的意义机制。正所谓“诚以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灵,一萌于思,善与不善,莫不知之”。这里的“不

欺其心”,正是对“心性”的自然显露,如果人能“见性”,那么习气就会被剥落,并能使性德显现出来。正如国学大家马一浮先生所言及的那样,“‘见性’是最为艰难的工夫,打透这个工夫,那么之后的工夫就如同顺水行船,费力不多,可以让人们完全保有并持注于性德全体,让性德境遇毫无渗漏地虚名澈照。所谓‘性’即性德,性德乃天地之本源,六艺之本体。所谓‘见性’,也就是获得对天地之本源、六艺之本体的根本理解,从而通过这个理解的作用,让性德本体透露出来。”^[7]故而,“见性”即可“知命”,“知命”则是“见性”的运思之旨;所以,“见性”即“知命”,“知命”即“见性”,两者实为一体。虽然马一浮先生是在讲六艺之工夫、六艺之全体、六艺之大用,但细细看来,其思想无不对武术修身工夫具有着全面的统摄意义。

“见性知命”是“慎独”工夫之根柢,类似于“见性知命”的武术伦理思想更是充斥在武术理论著述之中。只有对“见性知命”有了本体性的认识后,我们才能真正地体认到“身者道之用,性者道之体”的深层意蕴;我们才能真正地体认到“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的思想之旨。无疑,这一工夫的真正可能必然需要一个艰苦的、细致的、长期的努力,也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将道德规范转化为武术人的思想品质。

2.2 武术“慎独”——“体用兼备”

细思其意,“慎独就是要‘兢兢无负其本心’,发扬本心,就是要克服一切‘七情六欲’和‘累心之物’,使自己达到‘人极’这样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8]具体到工夫论问题,即无论事微事著,都需要心至专一、专心致志、严谨认真。可以确证的是,这里的“心至专一、专心致志”正是对“仁”的诚敬之存。正如《马一浮全集》中讲到的:“‘仁’是心之本体,‘仁’是性之全德,其初体之于人,是求仁知仁之事也;以仁为体,则动必依仁、由仁而不违仁者也;全体是仁,乃是安仁,方为究竟。”^[7]在这里,“以仁为体”即是“依仁”、“由仁”、“不违仁”,在这个层次上体现出性德的全体显发。

因此,只有对于“仁”的工夫达致纯熟自如、左右逢源的境地,亦即达到“全体是仁,全体是性德之流行”的境地,才能最终开显出“体用一如”、“体用兼备”的日常之用。这绝非易事,同时也是武术人必须约归于慎独、统摄于慎独的根据所在;更是一种由“仁”而架构起的“身心一体”的工夫所在。对于中国武术而言,这种“体之于仁”的慎独工夫作为“缜密详谨”的运思起点,“其内在的推动力,使得武术人本身不但从日常生活之中自觉地发明‘仁’,而且又在日常行为之中践行‘仁’,并且在日积月累的点滴之间,又将其慢慢融入其生命德性的伦理之中。”^[9]可以说,这所彰显的是一种默会的德性之知。也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一种道德能力呼之欲出的生机萌动,其中“仁者,生生之德也”则担当起了这一生机萌动的主要内容^[10]。

所有这一切,归根于武术人已经将“以身成仁”化做了对德性生命的最高敬意。从更广的视域来看,不论是行动之前,还是之后,不论是在幽暗之中,还是在显微之间,“慎独”工夫都已经完全内化于武术人的身体行为之中,与其身体行为有着更为内在的融贯性和一致性。它不仅把我们身行的具体实践提到了“安身立命”的高度,而且为我们显现出“人本主义”的思睿之境。

2.3 武术“慎独”——“检身之谨”

张再林先生指出:“真正的中国工夫乃‘慎独’工夫,这种工夫作为本体化和体用兼备的工夫,作为‘是什么’和‘如何作’相统一的工夫,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狭义的工夫,而是直接走向了一种‘即用显体’的不无全面的大工夫境遇。”^[11]反观以技击为第一要义的中国武术而言,在面对“是什么”以及“如何作”的问题上,正是“慎独”这一工夫使得武术人懂得通过自己的身体变化来控制自己的技击之“用”。这里的控制不是使得技击消失,而是改变了技击的身体形式。“‘以身维度’的身体行为规范,‘为仁由己’的身体伦理教化以及‘利用安身’的身体处世智慧,习武者的主体性价值在这种‘身德互训’的场域之中最终得以真正落实与开显。”^[9]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武术的道德哲学乃是一种真正的“身不徒身,而心以灵乎其身”的具体形而上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武术中所隐含的“微”与“隐”的哲学问题,从另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

了武术一招一式的发用都是有度和有则的审视行为。对于这一“微”与“隐”的审视问题,我们可以从《“慎”的两个维度》一文中窥其一斑,“慎微之德重‘微’,而慎独之德则重‘隐’。正所谓‘莫见乎隐,莫见乎微’。”^[12]所以,相对于“微”而言,慎独之“隐”更强调的是一种对“人所不知行为”的注重,即使在无人监视的隐蔽之处,仍然能够做到与道须臾不可离。

2.4 武术“慎独”——“律己之严”

一如人们所认知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加入使得武术在工具理性之上获得了道德上的指导,传统道德的融入和整合是武术形成的根本原因。”^[13]结合着传统道德的文化意蕴,我们发现武术“慎独”更是打上了“舍其体而独其心也”(帛书《五行》)的深深烙印。“舍其体”就是舍去五官向外的知觉作用,专诚向内;“独其心”则指独其“仁义之心”,排除感官的向外追求,严格以“仁义之心”要求自己,提醒自己,亦即“慎其心”。“舍其体”与“独其心”的相连与耦合即为“慎独”。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从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李仲轩所口述的《逝去的武林》一书中试择其数则回忆录以飨读者。

——“李老说功夫大,不会审时度势,说明功夫还不行,功夫真大了度势上便会强人一筹,动起手来比谁都贼,脑子和眼光胜人一筹,比武就不费劲了。”^[1]

——“遇到有人生事,不准动手比武,要学会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要留着时间习武,不要卷入是非中,虚耗了光阴。”^[1]

——“比武时一刹那就出事,一刹那手脚隔的都是地方,就赢了。所以他校正弟子拳架及其严格,不能有分毫之差,时刻以‘平时找不着毛病,动手找不到空隙’的技击之道来要求他们。”^[1]

凡此种种,可以让我们详辨出“形于内,著于外”的工夫论意义。其实,它更是源于一种对“习武即修身”的深层体认与理解。对此,孙禄堂先生在《形意拳学》中说:“夫人诚有是气,至圣是德,至诚是道,亦可以知,亦可以为矣。”所以说,“习武的内外兼修,内即指品性的修炼,外即指技艺的修炼。”^[14]可以肯定,武术人也正是通过这一由“身”及“心”、由“心”及“身”的“慎独”工夫,而不断地实现着生命自身的觉醒和更新。

2.5 武术“慎独”——“是非之几”

我们知道,“人既因‘行’而‘在’,又与‘行’同‘在’。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广义之‘行’中,人既改变了世界,也成就了自身。就现实的形态而言,人同时又通过不同形式的‘做’与‘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在哲学论域中,人的‘做’、‘为’取得了行动或实践的形式。宽泛而言,作为人的活动,行动与实践都渗入了人的意向和目的,并在不同层面受到规范的制约。”^[15]中国武术作为“性命双修”的身体文化,如何使其在这一人生最为吃紧处得以可能?其实,正是如何对待“做”与“为”这一有关“行”的微观问题。正所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意思是讲,如何使得“行”在价值规范上得以开显,关键之处在于对“吉之先见”这一“几”的更为微观的把握上。正所谓“君子知微知彰”者,初见是几,是知其微,既见其几,逆知事之祸福,是知其彰者也。”依此来看,“身不徒身,而心以灵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的慎独更是与实践智慧的“研几”工夫深深相契。

如果说,武术人的“慎独”在于“律己”,在于“检身”的话,那么“研几”之功才是“慎独”工夫的真正隐秘所在。正如阮纪正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武术行为大多讲究‘为客不为主’的气定神闲、不骄不躁、勿贪勿吝、后发先至。搏斗中往往‘先让一步,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处处留有余地,极力提倡‘点到为止’、‘先礼后兵’、‘礼让为先’。”^[16]如果我们对这一“为客不为主”的行为方式进行哲学思考的话,它无不深深地契合着“凡豫先知几,皆向吉而背凶,违凶而就吉,无复有凶,故特云吉也”的深层逻辑。“如念虑初动时,此衷先觉其真妄,是意之初期处,固独也;须严以防之,存其真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时,亦有暗地自觉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独也;须密以证之,是者从之,非者戒之。即事物应酬后,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处,是意之既往,亦独也;须有挽回之法,是者不邻于非,而非者终返于是,此君子慎独之法也。”^[17]所以,不论是“点到为止”,还是

“后发先至”，背后所体现的内在之意正是对于价值结果的最初端倪的把握，它能够在价值意义初显之时做到及时判定，积极行动，能够抓住时机和契机，顺势而为，避免消极价值取向的发展。即使在极其复杂的境遇之中，仍然能够“始终不渝地、更加小心地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照道德要求行事而不肆意忘行”^[18]实质上，这正深深地契合着“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迹虽未形而已则已动”这一小心谨慎、随时戒备的“身在其境而得以察思”的研几之道。

3 武术“慎独”的生命格调

“慎独”与中国武术的道德发生史几乎是同步的。因为，在诸多“内在的社会规范”制约下，习武人已经不纯粹地把习武当做证明自身价值、求取强者感觉的工具，而是把习武当成了交朋会友、建立理想社会人伦关系的途径。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如何在“行走江湖”中安身立命，则主要取决于应对各种关系时的行为自律。这种行为自律的自我约束与选择更是深深地影响到了武术技术本身的发展。如，中国武术讲“以静待动”、“以守为攻”、“曲中求直”、“以弱胜强”、“以柔克刚”；讲“无过不及”、“顺人而不失己”、“无为而无不为”等，可以说这些理念都是一种“内德于心，外显于行”的身体伦理彰显。

3.1 “合内外之道”为其生命之要旨

综上所述，“从根本上说，与那种‘意识性’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则为一种‘身体性’文化。这种文化的‘身体性’决定了中国文化更为关注我的身体行为的‘如何作’，而非我的意识认识的‘是什么’。如果说对‘是什么’的关注导致了西方文化认识论的蔚为光大的话，那么对‘如何作’的关注则意味着中国文化‘工夫论’的极其发达。”^[19]对于追求身体技艺的中国武术而言更是如此，这一“如何作”不仅体现在技法演练的一招一式之中，更是体现在“道德自律”的抉择之中。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处理社会关系是武术发展的现实要求，社会化生存不仅使武术的文化生产出现了新的转换、添加了新的向度；而且也以道德作为新的文化生产之背景，生产了‘武德’之风。基于此，武术从精神层面生产了武术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不仅外化为‘八不打’的‘手德’规范，升华为‘攻/防’技术的‘德/力’联想，自觉于‘不妄论他人之短长’的‘口德’修身，延伸为处于功夫势能上位者‘点到即止、手下留情’的‘拳德’期待以及‘先退三步、让三招’的比试礼仪和制度化为武术招生道德人格的‘入门筛选’。”^[20]深而思之，不论是“手德”规范、“口德”修身；还是“德/力”联想、“拳德”期待；亦或是“比试”礼仪、“入门”筛选，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一种“行于内、著于外”的“德之行”，这种“德之行”以“非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也”为其明觉的意识形态；以“内省”与“外观”的交织同一，为其整体的行动意向。重视“内省”与“外观”的交织统一，这种“行于内、著于外”的“德之行”正是“慎独”工夫的真正所指。

要而言之，如果我们把武术“慎独”仅仅视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自律的话，那么，将会滋生出一种“重内倾外”的“道德巨人”的一隅之见，这与强调“合内外之道”的慎独工夫是完全相悖的。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太极拳是一种从推己及人到内圣外王的伦理文化，从具体实践层次来看，它通过‘正己’、‘知己’，进而做到‘舍己’、‘随人’的技击境界。其中‘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对待自己’则成为了一切存在活动的实践根据与操作逻辑。这是因为很好的‘正己’、‘知己’过后，我们才能很好地做到‘舍己从人’、‘随人而发’，最终在无适无莫的互融互动之中，开显出合乎中道的技击智慧。”^[21]最终达致“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道，神而明之存乎人。”以及“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的睿智之境。以至于可以说，“正己”、“知己”正是“化而裁之，神而明之”、“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之道。从人学的视角来看，这种“正己”、“知己”的技击理念正契合着《五行》篇中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唯有形于内，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德之行，否则则与德之行相悖。

3.2 “大写的人之生成”为其生命之皈依

当我们真正地追溯到武术慎独“工夫”的历史背景以及理论渊源时就会发现，其思想与儒家学说有着不解之缘。这种不解之缘，正是对“仁义之心”的一以贯之。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如何

作”使得“慎独”专一之一亦由乎此而来,这里的专一之一为专一于“仁义之心”。这种“仁义之心”始终与人的生命所在息息相关,它不仅可以从“使我们从头到脚地‘完全地活着’,也使我们‘活在当下’、活在‘活着的体验’里,活在生命的此时此刻当中。”^[18]使得那些给我们生命带来“不断烦恼”的“妄念”彻底地消失在萌芽之中。正如《昆言剑箴言》中写道:“倘遇自鸣得意者,任其狂悖,不必与之争辩;倘无知之徒任意讥讽,只可任其迷糊,不必与之较量。”“不显于人,不损于己,于一切外魔挫辱,淡然怡然,不介于意;任人之笑学嘲讥,而无动于心。”不过,“武术人的涵养并非同于一味迁就,姑息养奸,更不是装聋作哑、胆怯怕事,一旦触及仁义、忠孝等是非问题,该出手时就会出手。但出手的目的并非伤害对手,而是制止对手,能制止对手就算达到目的,而不必无节制地滥用功夫。”^[19]可以说,这是一种能屈亦能伸的仁义之道,正所谓:“屈则必伸,伸则必屈,善其屈以裕其伸,节其伸所以安其屈,天地不息之诚,太和不偏之妙也。人能以屈感伸,敛华就实,而德自著;以伸感屈,善其得者善其丧。”(《船山全书》)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大学章句》中的“慎独”释义:“闲居,独处也。厌然,消沮闭藏之貌。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揜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如揜其恶而卒不可揜,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毋宁说看到了《大学章句》之“慎独”与武术门规戒律之间的一种殊途同归,它既可视作对中国古老的伦理思想的现代呼应,又可从中使我们见证到中国武术伦理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独特魅力。所以,才有了“武术身体是一个‘寓道德’的身体,武术使身体练习获得了道德意义,习武活动与道德改造发生了联系,技术知识的传输变成了道德的灌输,技击技能的提高变成了道德的刻痕。”^[20]的经典言论。不难发现,“寓道德”的身体工夫往往以“慎独”的形式而得以可能与开显,最终以“行人之道”与“知天之道”并举,以“以心为德”与“施之为行”而走向统一,走向了一种大写的“仁义之人”。这一“仁义之人”的道德良知已“不再拘囿于心体,而是一种切身性的‘默识’和‘体验’的在世,是在身的知觉和事为的过程中才得以显现的幽隐之存。”^[24]

4 结语

“慎独”作为中国武术最为重要的道德修身工夫,是对人的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关切。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纯粹意识领域的德性预设,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逐渐形成的道德践履,其中内蕴着丰富的中国式的实践智慧与生命之道。这种反躬自身的“慎独”工夫,不仅可以使人们随时变易以从道,积极地从蔽塞迷失之中反思并重建生命的意义之所在,而且可以很好地做到探赜索隐,使我们的生命都能内外一如地从“自我中心”走向人我之间的“交互主体性”。杨国荣先生曾说过,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智慧,不仅可以说明世界,而且可以改变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很好地将两者统一起来。在实践之品格充满智慧的同时,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合理的内在担保。当人的生命经由“慎独”而不断地向世界敞开和超越之时,借用杨国荣先生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武术“慎独”则是一种具有说明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道德伦理智慧,它是武术人走向德性之境的必经道路,是具体实践中彰显出的内在担保。

参考文献:

- [1] 徐皓峰. 逝去的武林[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6;64;84;100;116;124;174;182.
- [2] 陈畅. 从“以知解独”到“以自解独”——论阳明学派慎独工夫转向[J]. 浙江社会科学,2017(12):120-131.
- [3] 杨念群. 重建“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谱系[J]. 近代史研究,2018(5):68-75.
- [4] 陈来. “慎独”与帛书《五行》思想[J]. 中国思想史,2008(1):5-12.
- [5] 王岗. 质疑:“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特征”[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1):55-63.
- [6] 张晨昕. 刍议少林武术戒约历史发展中的变革与坚守[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11):50-57.

- [7] 刘乐恒. 马一浮六艺论新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58.
- [8] 罗国杰. 刘宗周“慎独”思想及其在道德修身上的重要意义[J]. 齐鲁学刊,2013(1):5-9.
- [9] 金玉柱. 中国武术“点到为止”理念的身体伦理学论绎[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2):70-75.
- [10] 乔凤杰. 文化符号:武术[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
- [11] 张再林. 慎独:真正的“中国工夫”[J]. 中州学刊,2018(7):83-92.
- [12] 吕耀怀.“慎”的两个维度——中国传统德性分析之三[J]. 孔子研究,2006(3):18-25.
- [13] 王岗. 中国武术是一门“向善”的学问[J]. 中华武术研究,2015(9):11-18.
- [14] 徐才. 武术学概论[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26.
- [15] 杨国荣.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 [16] 阮纪正. 至武为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280.
- [17] 乐爱国. 朱熹《中庸章句》对“慎独”的诠释——兼与《礼记·中庸》的比较[J]. 中国哲学史,2012(4):56-93.
- [18] 陈居渊. 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0-85.
- [19] 张再林. 对中国武术文化的赞礼——读中国武术研究新著[N]. 光明日报,2018-10-10(08).
- [20] 戴国斌. 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7.
- [21] 李蓉蓉. 太极拳:从“推己及人”到“内圣外王”[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37(11):45-48.
- [22] 张再林. 中国古代身道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67.
- [23] 赵国庆. 中国武术史话[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07.
- [24] 张震.“显诸仁,藏诸用”奚以可能?——论王船山以身载道的道德哲学[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3):23-31.

Shendu and Suoyin: The Writing on Life Style of Chinese Wushu

JIN Yu - zhu

(Department of P. E., X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Absrtact: The study of Wushu ethics is confined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paradigm and stereotype, with more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 of moral theory, less logical explanation of internal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and behavioral rationality, which makes the related research abstrac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rather than vital life wisdom. Based on the logic of action, practice and existence in the theory of life philosophy, and according to “beyond Shendu, there is no self - cultivation” of Liu Zongzhou’s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endu”, this paper interprets and reveals the uniqu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Wushu moral cultivation.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Shendu” in Chinese Wushu is a kind of self - cultivation skill of “seeing life and knowing fate”, “having both ontology and function”, “being careful in self - examination”, “being strict in self - discipline” and “being right and wrong”. This kind of self - cultivation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Wushu people take “the way inside and outside” as their main purpose of life, and “the generation of perfect person” as their conversion of life. They constantly practice the wisdom of life in self - reflection and recognition. In this sense, recognizing the moral self - cultivation of “Shendu” in Chinese Wushu is not only a true restoration of the cultural outlook of Chinese Wushu, but also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Wushu ethics.

Key words: Chinese Wushu; Shendu; self - examination; body - realization; self - cultivation; life philosophy